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聽秋天的腳步聲

王建強

在時光的長河中悠然漫步，不經意間，便捕捉到了秋天那隱隱約約的腳步聲。起初，它像是遠處傳來的悠悠琴音，若有若無，撩撥著人的心弦。

夏日的餘溫尚未散盡，城市仍被一股悶熱的氣息包裹著。人們照常穿梭在大街小巷，忙碌於各自的生活，似乎都還沉浸在夏日的節奏裡，對秋天的悄然臨近渾然不覺。而我，卻在某個清晨，于那一縷略帶涼意的微風中，捕捉到了秋的蛛絲馬跡。

那天，我像往常一樣走進公園。公園裡的樹木依舊鬱鬱蔥蔥，彷彿還在堅守著夏日的陣地。陽光透過樹葉的縫隙，灑下斑駁的光影，像一片片破碎的金箔。我沿著熟悉的小徑漫步，耳邊是鳥兒嘰嘰喳喳的歡叫聲，它們似乎也未察覺到秋天的靠近，依然歡快地歌唱著。

然而，當我走到湖邊時，眼前的一幕讓我不禁停下了腳步。湖邊的垂柳，那原本翠綠的髮絲，竟有幾縷染上了淡淡的金黃，宛如歲月為它添上的幾縷華髮。它們在微風中輕輕搖曳，像是在與即將告別的夏天默默傾訴。湖水依舊平靜如鏡，倒映著天空和岸邊的景色，但仔細看去，能發現水面上漂浮著幾片微黃的樹葉，它們像是秋天派出的先遣部隊，在水中打著旋兒，隨波逐流。

就在這時，天空中突然飄來了幾朵烏雲，如同黑色的駿馬，在天際奔騰。緊接著，一陣狂風呼嘯而過，像是大自然奏響的激昂前奏。原本安靜的公園瞬間熱鬧起來，樹枝被吹得沙沙作響，鳥兒們

驚慌地四處飛散。我趕忙躲到一旁的亭子裡，看著這場突如其來的風雨。

豆大的雨點「辟里啪啦」地砸下來，打在湖面上，濺起一朵朵晶瑩的水花，彷彿是湖面上盛開的白色花朵。雨滴落在樹葉上，發出密集的「滴答」聲，像是在演奏一場宏大的交響樂。我在亭中靜靜地聽著，心中充滿了疑惑：這狂風暴雨，難道就是秋天的真面目？它的腳步聲為何如此急促而猛烈？

風雨來得快去得也快，沒過多久，天空便漸漸放晴。陽光重新灑下，給整個公園披上了一層金色的紗衣。我走出亭子，再次漫步在公園中。此時的公園，彷彿煥然一新，空氣中瀰漫著清新的泥土氣息和淡淡的花香。那些被風雨洗禮過的樹木，顯得更加挺拔，樹葉上掛著晶瑩的水珠，在陽光的照耀下閃爍著五彩的光芒，宛如一顆顆璀璨的寶石。

我來到一片草地前，發現草地上的草已經不再像夏天那樣翠綠欲滴，而是泛起了一層淡淡的黃色，像是給大地鋪上了一塊黃綠相間的地毯。草叢中，幾朵不知名的小花在微風中輕輕搖曳，它們那嬌艷的花瓣上還帶著雨滴，顯得更加楚楚動人。

我輕輕地蹲下身子，仔細聆聽。我彷彿聽到了秋天那沉穩而有力的腳步聲，它不再是起初的隱隱約約，也不是狂風暴雨時的急促猛烈，而是一種堅定而從容的節奏。它踏過每一片樹葉，拂過每一朵小花，走過每一寸土地，帶來了成熟與收穫的氣息。

在這個充滿變化的秋日裡，我傾聽著秋天的腳步聲，感受到了大自然神奇的韻律。它讓我明白，季節的更替如同人生的旅程，有平靜，有波瀾，而每一個階段都有著獨特的美好等待我們去發現、去珍惜。

夾關三橋

宋揚

夾關古鎮本在行程之外。從阿壩州小金縣出發，翻夾金山，在歸成都的路上，手機導航一搜索，發現夾關古鎮竟近在咫尺，遂立即驅車前往。

夾關古鎮地勢險要，因古鎮西邊有「啄子山」「胡大巖」兩山對峙如門，白沫江中流而過，故名「夾門關」。後刪繁就簡，鎮名只保留「夾關」二字。停車，端直朝江邊而去，不過幾分鐘，白沫江便出現眼前了。只見一條七八十米寬的江面上，一座石橋造型奇特——它既不弧如一張弓，也不直如一條線，明明是石板橋，那些石墩卻高低起伏，好似一副正在被彈奏的琴鍵。走在上面，居然還要爬幾道不低的石梯。

顯然，橋是連自行車都無法通行的，而這一點，恰佐證了橋悠久的歷史。相傳這座橋名為「永壽橋」的古橋，始建於南宋，它的橋體歷數次洪水的沖刷和近千年歲月的侵蝕，仍保留著原始風貌。「永壽橋」上游的「慶元橋」始建於清乾隆年間，橋面平坦，可通小型三輪車，是真正意義上的石板橋。

汽車要到江對岸去，須走下游的「萬福橋」。萬福橋始建於清宣統元年，仿趙州橋設計，石材採用當地的紅砂石，橋身呈拱形，中拱套小拱，共7拱。萬福橋欄杆上的十二生肖像個個惟妙惟肖，以漸漸暗下去的暮色、平緩流淌的白沫江和幽遠山為背景，用大光圈模式拍下它們，回看照片，歷史之滄桑感與時間之遙遠感呼之欲出。

不同于多數古鎮的被過度現代化開發，夾關古鎮的夜安靜得讓人一夜好眠。晨起，從民宿四樓的露台望下去，才發覺頭天晚上居然下了一場大雨，昨日清澈碧綠的白沫江變得渾黃濃濁了，水位上升，幾乎快沒過永壽橋和慶元橋。太陽將未出，東方的天空一片微黃，黃中泛紅。晨霧繚繞，那紅紅黃黃的光芒正在朝山、水、橋、民居的每一個角落流淌漫漶。那種美讓你在拍下美照後根本無需使用暖色調濾鏡去修飾，大自然的光影本就如此真實而有質感。

遠處的橋上，有人在望水聽水，他們大概如我，也是慕名而來的。有人背著菜筐匆匆過橋去，顯然，他們是趕早市的人。夾關三橋之美，真的帶給異鄉人驚喜，也真的是原住民尋常日子的朝朝暮暮。

處暑說秋事

吳發獎

晾在鐵絲上的藍布衫被風掀得獵獵響，晾衣繩在竹竿頂端微微顫動。我伸手將衣擺按平，指尖觸到布面的潮氣——是後半夜那場雨留下的，帶著點清冽的涼意，和盛夏午後曬透的滾燙截然不同。

武水河的石階還溼著水，青灰色的石面上生了層薄苔。岳父蹲在最下面一級剖魚，刀刀劃過魚鱗的脆響，混著遠處稻田里抽水機的嗡嗡，在河面上盪開漣漪。「處暑的魚，肉緊。」他頭也不抬地說，手裡的鯽魚尾巴還在輕輕拍打著石階，濺起的水珠落在他褪色的藍布褲上，洩出一個個深色的圓

點。

對岸的芋麻田正泛著白，葉背的銀亮在陽光下晃眼。幾個戴草帽的人彎腰割著，鐮刀起落間，淡褐色的麻桿一排排倒下去，像被時光壓彎的脊樑。我認得那麻，根須盤在土裡像生薑，剝了皮的纖維在水裡浸過，能紡出韌得扯不斷的線。去年這時，我見隔壁坊的老師傅將麻線繞在竹架上，手指穿梭間，經緯交錯成布，帶著草木本身的黃，不需染色就透著股沉靜。

日頭爬到頭頂時，河灘上忽然熱鬧起來。幾頭水牛泡在水裡，只露著脊背和彎角，放牛的少年們赤著腳在淺灘上追跑，褲腳捲到膝蓋，小腿上沾著泥。不知是誰喊了聲「摸菱角去」，一群人便撲撲通通跳進塘裡，綠葉間頓時翻起串串水花。有個孩子舉著剛摘的菱角往岸上拋，黑紅相間的菱殼落在乾草地上，滾出不遠便停住，像撒了把小燈籠。

午後的悶熱總要來一陣，像誰在空氣裡蓋了層玻璃罩。我坐在倉庫的帆布椅上翻舊書，紙頁間夾著去年的芝麻糕，輕輕一碰就簌簌掉渣。書裡說「天地始肅」，墨跡在泛黃的紙頁上洩開些，倒像是被歲月啃過的痕跡。窗外的玉米葉蔫蔫地垂著，穗子上的鬚子已經發黑，風過時紋絲不動，只有屋簷下

的燕子掠過，翅膀剪開熱烘烘的空氣，留下道轉瞬即逝的影子。

傍晚的風是從西北來的，帶著河對岸稻田的氣息。我沿著田埂往回走，看晚霞把水面染成橘紅，遠處的蘆葦蕩裡飛出幾隻白鷺，翅膀沾著金光，掠過水面時帶起細碎的亮片。有個老人在田埂上翻土，鋤頭落下的聲音悶沉沉的，他說要趕在白露前種上蘿蔔，「處暑的土，還暖著，能養出脆生生的根。」

路過曬穀場時，看見幾個孩子圍著火堆，樹枝上串著的魚正滋滋冒油。火光照著他們的臉，忽明忽暗，聲聲驚飛了草垛上的麻雀。有人遞來半條烤魚，外皮焦脆，咬下去時，魚肉的嫩和煙火的香混在一起，帶著點粗鹽的鹹，像極了小時候外婆在灶台邊烤的味道。

夜色漫上來時，露水開始在草葉上凝結。我站在橋邊看河水，對岸的燈火倒映在水裡，被浪花揉成碎金。

遠處傳來打穀機的轟鳴，斷斷續續的，像誰在數著秋的日子。風裡有桂花香了，淡淡的，若有若無，提醒著那些藏在節氣裡的約定——暑氣要退了，收成要來了，而有些思念，會像這秋水一樣，慢慢漲起來，漫過所有的晨昏。

為什麼說東京審判是「正義的審判」？

——專訪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名譽主任向隆萬教授

中新社上海9月5日電 戰後審判是基於國際法的正義審判，是戰爭勝利的重要成果、戰後國際秩序的重要基石，具有重要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近日，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名譽主任、東京審判中國檢察官向哲濬之子向隆萬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詳述東京審判為什麼是一場「正義的審判」。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為什麼要研究「東京審判」？

向隆萬：東京審判，是指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日本東京，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首要甲級戰犯的國際大審判。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由美國、中國、英國等11國組成，每個參與國各派1名法官和1名檢察官作為正式代表。經過檢方起訴舉證、辯方辯護的庭審階段和法官量刑判決的審理階段，全體28名被告被判決有罪，東條英機、板垣徵四郎、土肥原賢二等7名戰犯被判處絞刑，伸張了國際正義，維護了人類尊嚴。

除了甲級戰犯，還有一些在前線作戰及施暴的軍官、士兵等，他們被稱為乙級、丙級戰犯。彼時，太平洋地區有多個法庭審判這些日本乙丙級戰犯。

戰後審判是抗日戰爭勝利的終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打了一個句號，為侵略戰爭做了認定，認定了日本這些甲級戰犯反人類、反和平的罪行，並對他們進行了懲戒。

中新社記者：我們說抗日戰爭長達14年，東京審判是否可以證明這一論斷？

向隆萬：當然可以。在東京審判開庭之前，對日本戰犯的起訴起始日期曾有爭論，

美英等國認為應從1941年珍珠港事件開始，因為美國在1941年12月8日才正式向日本宣戰。但中國認為，1928年6月，日本關東軍暗殺當時華北東北的最高行政長官張作霖就是戰爭行為，正是同一批軍國主義狂熱分子發動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因此審理日本戰犯的罪行應從1928年起始，最終得到國際檢察局的認可。所以東京審判中日本侵華分兩個階段：「侵略中國東北地區」和「侵略全中國」。

中新社記者：當年判決那些戰犯死刑，難在何處？

向隆萬：起訴日本戰犯，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中一大難點就是取證。什麼樣的行為才算「戰犯」？東京審判要審判的這些甲級戰犯，大多沒有直接開槍殺人，而是坐在大本營和指揮部裡，共謀侵略或指揮戰爭、讓部下實施暴行的人物。對他們的審判，特別是要對他們判處死刑，可以說是國際法上的一個創新。

東京審判適用的是英美法系，檢方起訴的基礎就是要找到證據，包括人證、物證、書證等等，並不是像當時很多人想像的那樣：日本侵略中國是舉世皆知的事情，祇要提起訴訟，就能嚴懲戰犯。

事實上，中國一般的老百姓很難有取證的條件，也缺少取證的意識。另外，日本在戰時就很注意封鎖消息，特別在失敗投降前後，日本軍方多次下令銷毀證據，這給舉證工作帶來不小的困難。

語言也是一個問題，遠東軍事法庭的第一官方語言是英語，第二是日語。中方拿出的證據，無論是書面還是口頭證明，都需要翻譯成英語或者日語，這就要求翻譯這些證

據的人既要懂語言，又要有法學基礎，還要對這段歷史有所瞭解。我父親在開庭前後，多次回國尋找證據，並親自翻譯成英文，連夜打字，第二天帶到東京。

中新社記者：中國人對東京審判起到了怎樣的的作用？

向隆萬：東京審判從開庭到宣判終結歷時兩年半，判決書超過1200頁，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國際審判。由於東京審判涉及的日本侵略中國的時間最長，涉及侵華的被告也最多，舉證和審理的任務最為艱巨，在此過程中，中國檢察官團隊和法官團隊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由檢察官團隊撰寫的《起訴書》中，涉及日本侵華的罪狀最多。除侵略中國本土外，日軍在亞太各地對中國使領館人員和華僑的暴行也罄竹難書。向哲濬晚年曾指出，在《起訴書》中列舉了55項罪狀，其中與侵略中國有關的就有44項之多。

經過繁細的內查外調，在國內各部門以及中國駐外使領館和海外華僑的配合下，中國檢察官團隊找到大量人證、物證、書證提交法庭。

從向哲濬的20次法庭發言來看，都拿出了充足的證據文件起訴被告的罪行。

應當指出的是，中國檢察官秘書高文彬在東京的媒體檔案中翻檢日語報紙時，發現了兩名日軍下級軍官在佔領南京的途中，犯下「百人斬」獸行的連續報道。這些報道作為鐵證，使二人作為乙丙級戰犯在南京軍事法庭被繩之以法。

在法官審理量刑階段，梅汝璈法官精心撰寫《判決書》，在法官量刑討論中，梅汝璈又折衝樽俎，以確鑿的事實，凝聚法官中的多數派，為將東條英機等罪大惡極的戰爭販子送上歷史的絞刑架起了重大作用。

中新社記者：為什麼說東京審判是基於國際法的正義審判？

向隆萬：東京審判和紐倫堡審判對國

際法的發展與貢獻體現在方方面面，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開啟了國際刑法的實踐：第一，確立了「侵略」是罪行，必須受到審判；第二，要追究個人刑事責任以及官位不負責；第三，反人道罪行不僅對交戰國平民戰俘適用，對未宣戰國及本國的平民也適用。這些原則被公認為現代國際刑法改革的先驅和源泉。

對日本主要戰犯或甲級戰犯，由正式組織的國際法庭依照法律程序加以審訊和制裁，是二戰後國際生活中的一個重大事件，也是國際法和國際關係上的一個創舉。在這以前，一個戰敗國的領導人物，即使是發動侵略戰爭的罪魁禍首，一般都是通過國家簽訂條約進行賠款的形式，其個人沒有受過法庭的審判和法律的制裁。

這裡特別要指出，組成法庭的11個盟國中，中國受害時間最長、犧牲最大，作為東方主戰場，對戰勝日本法西斯的貢獻難以估量。因此，中國的因素使東京審判的正義性更為突出。

中新社記者：研究東京審判對當下有哪些啟發和意義？

向隆萬：近年來，日本右翼勢力否認日本侵華罪行，他們否認東京審判的合法性，為日本甲級戰犯開脫罪責；日本政要也接連參拜供奉著甲級戰犯牌位的靖國神社。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人民更加重視重新審視當年對日本戰犯的審判。學術界通過具體的、實證的研究，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的侵華罪行，弘揚民族正義，使中日兩國人民永遠牢記歷史教訓，這也是對日本右翼否認侵華罪行最有力的回擊。

儘管二戰結束已經80年，但戰爭陰雲仍在世界多處籠罩。我們現在研究東京審判，是希望人們吸取教訓，並提醒今天身處和平的人類，不能重蹈覆轍，要走向和平和發展的未來。正如梅汝璈所說：「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

訃告

莊李婷婷

(晉江青陽田洋)

逝世於九月二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06-FREESIA) 靈堂

出殯日期另訂

流芳百世

李鴻銘、李洪迎輝 捐菲華電視台

菲華電視台訊：本會顧問李鴻銘令先尊、指導員李洪迎輝令家翁李榮忠老伯父，不幸於二零二五年八月九日逝世，享壽九十

高齡，哲人其萎，哀悼同深！飾終令典，殯禮儀式，極盡哀榮！

顧問李鴻銘、指導員李洪迎輝一向關心社會，熱心公益，悲慟亦不忘善舉，特捐獻捐本台福利金菲幣二萬元，允作本會福利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籍報端，予以表揚，並致謝忱。